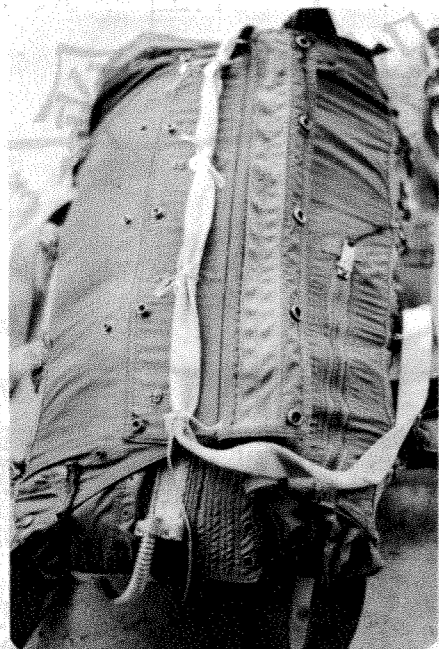


預在背後的主傘，
力扯白色布帶後降落傘即張開



筆者著陸後準備收傘

在今次課程中有一項特別精采的節目就是將整班學員帶到元朗大球場觀看由紅魔鬼跳傘隊為元朗暑期青少年康樂活動舉辦的開幕典禮作兩項特別的「空中飛人」表演，分別以圓傘及方傘表演，圓傘作一標準的跳傘表演，方傘則在高空一萬呎攜手做花式(4 man Maneuvers)，及在開傘後在空中轉圈及翻滾，由於我們在降落點周圍幫助所以能一飽眼福。

第一次跳傘完畢之後，隨即便可以再取另一個降傘放在背上報到後便開始第二次，因為每次課程可以免費享受四次跳傘活動，以後如有興趣的話可以交一百二十元加入香港跳傘會(J.S.P.C.)作為會員，以後每跳一次傘必須繳費，當我再次跪進機艙裏的時候，不其然地有一種忐忑不安的感覺，雖則我沒有畏高症而且經常攀石，但想記那富有跳傘經驗的朋友曾說過任何人初次跳傘時都有畏懼感。真的首次跳傘時我毫無懼意，但今次我留意著飛機開始作「之」字形上升時，一忽兒雞公山在我的腳下，一忽兒直挺的荃錦公路在望，高度錶指示三千呎之後，當另一位啱啱籍跳傘指導員克家先生(Mr. Harabahadur Gurung)將測風紙捲拋出後，我的小腿有小許發抖，他隨即替我將牽動降傘張開的尼龍

帶扣在機上時，我的雙手開始微微發抖，害怕的是高空拋起時的離心力和茫然的飄浮(Free Fall)無依無靠地像死去了的靈魂一樣。當我跳離飛機後，我錯誤地將頭俯視原野，但這樣氣流便使我開始翻滾，幸好降傘亦及時張開，否則我將會被降傘繩纏繞著。降傘開了後便「風平浪靜」，我能面對著目標左右地作「之」字形前進下降，但始終經驗未足，「砰」的一聲撞在一株未建好圍牆的柱上，雙腳分別又在依著柱上梯子的兩格中，隨即墮地，距目標只差數十碼，手脚皆撞得皮破血流，可惜的是尾隨我的另一位外籍人卻跌進污水渠內全身盡濕，我倆相見在機場的鐵欄前，不禁互指放聲大笑，握手互賀，慶祝大家能夠凌空比翅，順利著陸。

真不明白為何跳傘會內滿目皆是外籍人仕，而鮮見華籍青年參加，不知是否因為缺乏餘暇，抑或是太刺激的原因。況且，此種花費不太大(至少不及賭博)而又精采刺激又健康的活動，實在值得一試。在職青年嘗試，既可以暫時離開塵囂的市區，享受刺激的遊戲遨遊天空和廣交朋友。

朋友們，來吧！當你潛賞珊瑚，浸泳綠波，健行曠野，高登大山之後，請來體會一下高空的情趣。

「本文由第19頁開始」

黑夜突擊 之

夜攀「九月石場」

康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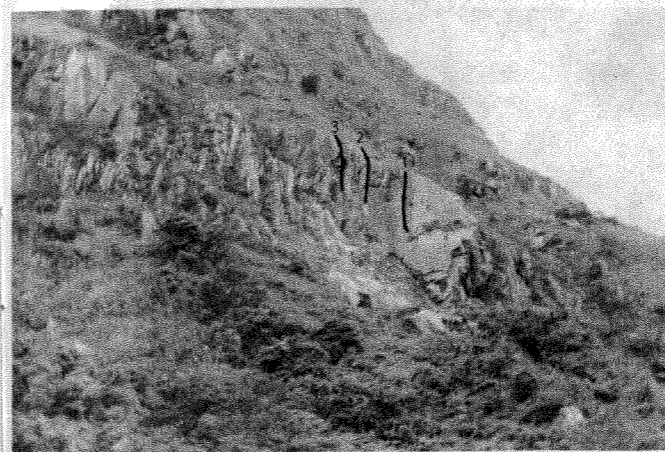
逢週末晚上必然是夜夜笙歌，通宵達旦，盡興而歸，愛好週末狂熱的我，一轉常態(可能是月尾吧!)匆匆放下了獨木舟槳，並非馬上換上皮鞋，西褲和恤衫；而又是機械化似的從櫃內將救傷包，雨衣，水壺，攀石指南，應用器材和頭盔往背囊內塞當紮好了袋口才記起，尚差一些用作夜攀的配備，頭燈，手提光管，相機，閃光燈和攀石背心(詳情及用途明列在末端)預備妥當後。兵分三路齊集在彩虹村茶水分站。

晚飯後，我劉子良和湯焯坤數人便塞進巴士裏，送別在彩虹村候車往露營的人潮。在德望崗學校附近下車，沿着往影相石(AQUILA CRAG)的石級上，到達高壓電塔下的一塊平地上，大家忙不迭的換上「戈裝」，將頭燈裝置在頭盔上，以防到岩場上丟掉器材，然後戰戰兢兢地沿著小徑到達「

影相石」後左轉直向「九月石場」下的叢林進發。是晚正是月黑風高的夜晚，空曠的原野亦黑漆漆的無法獲得月亮的照耀，更何況叢林呢？雖然我們三人亦經常夜行，但不知如何恐懼的心理，卻俱使三支頭燈的光柱貼在一起，偶有蛇蟲鼠蟻發出聲響，也會令我們驚怕止步以為甚麼鬼怪出現。

幾經辛苦才能到達「九月石場」下凹凸不平碎石滿佈的小山坡上。首先與大家就現場環境作一分析，尤其在安全方面特別留心，我們頭燈的光柱絕不能周圍照射，以免跟一年前獅子山上露營客一樣召來了整隊搶救隊，以免誤已誤人，其次我們的基地是在一亂石遍佈的山坡上，必須很小心，否則很容易失足跌下山坡下的叢林裏；另一方面手提電池光管亦發揮了它的作用，因為它像燈塔一樣，使攀者在漆黑的環境下知道基地所在，而且器材也不致散亂地上，遍尋不獲，一切安全措施就緒。

七月廿日晚上十時，夜攀「九月石場」開始，在這石場上分佈了廿五條線，每線長度約七、八十呎，適合中級程度攀者領攀。為著安全原則，我們日間曾多次攀此牆上各線，所以頗為熟悉。從頭燈的光柱中樹莖線(Tree Route)這線看似一株貼在石牆上生長的樹，一條在吊手崖左邊看似無法攀登長七十呎，達艱難程度(IV Severe)的石隙，便呈現在我眼前，於是湯君準備好三個防護要素(甲)纏固點Anchor Point；(乙)摩擦力Friction；(丙)姿勢Position)之後，我便小心奕奕地在起步點放置一個栓子，因為我未嘗試在夜間攀此線，且亦不想有意外發生，另一方面我在樹莖線之左鄰，長達八十五呎非常艱難(Hard Severe V)的「猶疑線(Hesitation)上曾失手下跌，故此下跌的影像仍在腦海中，慢慢地以手足反蹬法逐步上攀大約十多呎，在石隙之右，草叢旁有站級(Stance)，可



「九月石場」遠景

- ①「樹莖線」(Severe)
- ②「猶疑線」(Hard Severe)
- ③「洗擦線」(Very Difficult)



樹莖線中右邊是吊手崖

最難的地方在劃線處

立在此喘息及放置一個栓子作保險點，然後以擠手擠腳再上，當見到一石角(Cornor)上的石隙時，在此如果缺乏經驗者會感到徬徨，原來攀到此石縫上時整個身子會外露出石牆外，只有三點接觸在那幼幼的石隙內；周圍是平滑無扳手的，擠抓的功夫到此可算爐火純青了，越過此處之後，我以勝利者的姿勢出現，因為我戰勝了人類最強的敵人——恐慌了。於是，為尋求刺激而折右攀爬那像獅子鼻似的吊手崖，該牆平滑及缺乏良好的手抓點，但亦頗為驚險刺激，可惜的是閃光燈太弱難以攝取那珍貴的鏡頭。當到達石牆頂安全區域時，我發覺此處難以找尋到良好的纏固點，唯有再上攀到一山肋(RIB)之旁將一七號威也栓子，一三號栓子及一梯形栓子放置好，作一三點纏固法，然後將繩尾縛牢，自己則用普式結保護自己到崖邊指示隨攀(Third)如何利用普式結方法越過保險點，繼續上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輔助(Second)攀登時更加安全，而不致失手時像鐘擺般擺盪。劉君依然在石底防護將繩收緊，而湯君亦非常謹慎地上攀，當到達剛才令人徬徨的石隙時，他卻大叫：「垃圾蟲何來



圖為劉君攀時站著的站級

會攀石，整條石縫全是紙屑和垃圾。」真的，近來攀石和遠足的朋友，不知為何總不喜歡將自己帶來的垃圾帶走，尤其是那些害人的玻璃瓶汽水樽和空罐頭，郊外裏只要有人踪的都佈滿了，正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自己也不願被這些垃圾玻璃弄傷或醜化了整個美好的大自然，在此並非攻擊任何人仕，只不過希望各位自重。

湯君到達後，我便不能再享受清新的晚風，無法仰視黑漆漆充滿神秘感的飛鵝嶺主峯石場，亦不能俯視那五光十色的九龍市區和直挺的機場跑道，只能在防護劉君上攀時偶然可分神觀望那一閃一閃的飛機降落情形。幸好，我使用彈簧控索環(Spring Belay Plate)才能緊捉劉君不致再下跌，因為劉君穿的是「硬靴」即攀山及行雪兩用靴(Vibram Boot)，所以在攀爬山石時，顯出有困難及易於失足，幾經辛苦，劉君才能到達，他頻說攀石不能生疏，否則以後將會更加困難，真的正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一樣，次數越多進步越快。大家以沿繩下降方法到達地面，本來我再有興趣繼續攀爬的，可惜天不造美，突然洒下一場大雨，使危險性增加。

但湯君不理會那場驟雨，嘗試攀他日間無法完成的「洗擦」線(Scrub)長度六十呎，非常困難程度(Very Difficult III)，見他先以擠手擠腳上一寬石隙後左轉到一石頁上再攀爬而上，聽到歡呼的聲音，他經已到達崖頂；他竟然能在夜間征服了日間無法攀登的攀石線，可算是耐人尋味。待他繞過此石場後的草坡再到達基地時，我們已經收拾好背囊分配妥當器材了，終於發覺自己在攀時曾撞破了頭燈蓋。時間已經是午夜十二時半了，我們踏著輕快和豪爽的步伐上山，心胸好似擴大了許多，與剛才步行時戰戰兢兢恐懼憂慮的心情，真有天淵之別。

沿步下了清水灣道時，我們曾經討論到一個問題，因為曾經有人認為我們是瘋狂的，日間攀爬已經是驚險刺激了，何必要再冒險進行夜攀呢？劉君真不愧為我們的「攀石故事顧問」，他以著名的戲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一句名言作比喻：「人的生存是為著做一些自己認為無法做到的事」。(To be the not to be)就好似第廿七期「野外」雜誌所提及「存在」的意義差不多。因為我們日常



湯君正在防護筆者領攀

湯君領攀「洗擦」線時到一石頁上時攝



刻板式的生活是難以如攀石一樣發揮出自己的潛在能力，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吧！

最後，大家認為無論如何今次的夜攀的確是驚險刺激的，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夜攀更需要集中精神，將一切一切拋諸腦後。

備註：對於夜攀或日攀的器材選擇方面必須注意下列各點：(甲)頭燈方面：①電池與燈最好分離，以防因電池之重力而時常下墜及令頭部負荷過多，即最好是電池盒與頭燈以電線相連。②欲求電力足須使用大電池。③有橡筋帶將頭燈鞏固地縛在頭盔上。④頭燈必須輕並緊貼頭盔上，開關掣在頭燈上，並可調節照射高低以便控制。⑤必須預備後備燈胆。

(乙)攀石背心方面：①可購買一種釣魚或打獵用的背心代替。②口袋必須夠多，用以放置必須用品（以防在長線攀登時求救無從）如：求救的哨子，路線圖，手套（防護用），一條四至五呎長4.5mm骨繩用以作普式結，開新線時用以紀錄的紙筆，除下的手錶，及挑取夾牢在石縫內的栓子用的長隙釘或夜攀時放置頭燈電池盒，或者可以加上一把小摺刀。

►「本文由第16頁開始」